

传奇元帅朱可夫

〔苏〕恩·雅科夫莱夫 著

刘 若 译

12.55
011

传奇元帅朱可夫

[苏] 恩·雅科夫莱夫 著

刘 若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朱可夫是二次世界大战中举世闻名的战略家、指挥员，苏联战功最高的元帅，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副手和代表。从1939年苏联红军大败日本关东军于哈勒欣河，到1945年红军攻克法西斯德国的首都柏林，朱可夫在历次重大战役中都起着扭转危局、克敌制胜的关键作用。这样一位功高盖世的常胜将军自然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兴趣，有关他的文章著作在苏联和西方已经出了不少，至今仍被列为深入研究的课题。1985年发表在苏联《十月》杂志上的《传奇元帅朱可夫》则是系统地介绍他在第二次大战中光辉军事生涯的一部有特色的新作。作品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兴趣和好评，成为时下流行的记实文学中一部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此，苏联的《小说报》在1986年第一期又予以重新发表。苏联空军元帅鲁坚柯为此书专门写了评介文章，称赞它“在军事行动中，在战事描绘中写出了朱可夫这位统帅，写出了他对历次战事的进程、发展和结局所起的作用。”

文与史的结合，即文学形式与史学内容的结合是本书的主要特点和成功之处。作者本人是当代史

专家，许多著作在美、日、阿根廷和东欧各国都有译本。《传奇元帅朱可夫》也是以史家的严谨态度写成的。书中无论大事件和小情节都有史料的根据。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叙述，有意摒弃了过去某段时间过于贬抑或过于褒扬的偏向，表现了作者求实的态度。时间如江河之水，终将淘去历史人物身上的油彩和泥沙，还他们的本来面目。作者的客观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史学著作可能失于庞杂，文学作品可能失于琐细，作者似乎有意避免二者之失，在材料的选取、剪裁上花了功夫。全书结构紧凑，脉络分明，紧扣住朱可夫这个中心人物，同时又把战争双方的实力、战略和战术交代得十分清楚。然后在此基础上以简洁的文学笔法勾勒人物，描绘场景，抒发情怀。读者则在興味盎然地欣赏一幕幕历史画面的同时得到历史知识。这种寓史实或事实于文学的写法满足了当代人追求信息的要求，是当前记实文学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书也具备这一优点。

本书缺点自然也是有的。例如，在史实方面，作者在写保卫斯大林格勒之战中对六十二集团军描写较多，对其它参战部队写得不够，因而引起有关方面人士的意见。又如，在文学形式方面，作者可能受时下流行的实录式手法的影响，引用了不少朱可夫和别人的大段对话，实际上这些段落有的并不精采。

总的说来，此书既是一部史书，又是一部文学作品，一举两得，何乐而不“译”？谨把它奉献给我国读者，特别是广大追求知识而又爱好文学的青年读者。

刘 若

人民的儿子

上个世纪末，在卡卢加肖^①的弓箭手村（现在叫朱可夫村）有一座带两个窗子的单间小房。因为年久失修，房基的一角已经下沉，房顶和墙面也长满了青苔。在这座小房里，当初住着一位无儿无女的寡妇安奴什卡·朱可娃。

朱可娃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她从孤儿院里抱养了一个两岁的男孩，这孩子生下三个月被遗弃，身上带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请给我的儿子起名康斯坦丁。”这孤儿就是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生身之父。而未来的元帅则诞生于1896年12月1日。

说到这个弓箭手村……村名应当说是由来已久，当初驻守俄罗斯边疆的弓箭手^②就住在这个村里。但从那时起已过了许多世代，弓箭手村的村民几乎不记得这个由头了。在朱可夫小的时候，这个村庄和千万个俄罗斯村庄毫无二致。生活贫困，土地瘠薄。男人经常出外打短工，在地里干活的是女

①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卡卢加州，在莫斯科南面。

②16—17世纪俄国特种常备军的兵士。

人和孩子。

朱可夫很少见到父亲，因为他终年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作靴匠。母亲挣扎着干沉重的农活。而挣的钱……朱可夫晚年写道：“我想，乞丐也比她讨的钱多。”他又写道：“多谢各位邻居，他们有时施舍汤粥，把我们救出困境。在农村里这样互相帮助并不奇怪，它是饥寒交迫的俄罗斯人之间的一种友好之情和患难与共的传统。”多少世代培植起来的共济精神既表现在战场上，也常见于灾荒年月。这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根基。道理简单明了，朱可夫还是小孩子时就能理解。

朱可夫到了晚年，常常回忆儿时的情景。他记得自己七岁时在教区小学遇上一个“好人”，他的第一位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他是一位明智的民间教师，引导自己的小学生进入了二十世纪，他根据自己的良知教学，对孩子们从不疾言厉色。

朱可夫在晚年常不免琢磨这么个问题——谁是他的祖先。答案一直没有找到。虽说自己的氏系只能追溯到父亲一辈，但他并不沮丧。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满足于这种情况：父亲生在俄罗斯，是一家之主，家庭虽然不大，但也协力同心。他照自己的见解教育出了正直的劳动者。总而言之，他是个平民的儿子。

朱可夫毕生和人民保持血肉的联系。对他来说，

祖国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他在家庭中，在身边的生活中汲取为祖国服务的力量，而在为祖国服务的神圣岗位上则履行自己对家庭，对人民的责任。他保卫祖国，同时也就是保卫亲友的身家性命。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封朱可夫写给妻子亚历山德拉·吉耶夫娜和女儿埃拉及伊拉的信，这是卫国战争时期为数不多的信件之一。这封信中的寥寥数行充分反映出这位声名赫赫的统帅的内心世界，胜似整套丛书。

作战部队

44年10月2日

我的亲爱的！

向你致意。紧紧地吻你和孩子们。

感谢来信，还有送来的白菜、越桔以及别的东西。

总地说来我们的情况很好。部队正在顺利完成所有既定的计划。

总地说来希特勒显然正走向全面崩溃，而我们的国家则走向无条件的胜利，俄罗斯武力必胜。

总地说来前方能应付自己的任务，如今问题是在后方。后方应当大力进行工作，以便保障前方的需要，后方应当很好地学习，应该精神振奋，如此则胜利肯定属于俄罗斯人。

紧紧地吻你。

你的朱可夫

在这封简短的信里，如同一滴晶莹纯净的水，反映出朱可夫的全部为人，他整个身心都付与了战事，把这场战争看作前方和后方同挑的重担，全民的重担。因此胜利必定会到来。至于个人对胜利的贡献么？元帅对荣誉问题基本上置之度外。但历史对此表示了自己的关心。

卫国战争的岁月日趋遥远。但回顾当年那些极其壮烈的战役，有一位人物的面貌却更加生动雄伟。他便是我们祖国和苏联共产党的忠实儿子，杰出的苏联统帅，四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

我们党在卫国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培养出许多著名的军事统帅。但朱可夫当之无愧地被公认为第一名。

对战局和军政形势的分析判断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洞察敌军的意图和行动，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实事求是；在最复杂的条件下为达到既定目标不屈不挠（在他的领导下有时不可能的事情也变成了现实，莫斯科保卫战便是如此）；极大的主动性，迫使敌军按我方的意志行动（在列宁格勒城下便是如此）；在实现重大的战役——战略决策时尽管局势极端因杂、混乱而仍然坚决果断，毫不动摇——所有这

些作为英明统帅不可少的特点朱可夫完全具备。

与此同时他从来不想包办一切。他具有一种最重要的品质——善于团结部下的司令员和指挥员，参谋和政工人员，最大地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朱可夫是许多庞大的军事单位在作战行动中人人称颂的组织者。

另有一些情况也是大家熟悉的。为了培养自己日后成为名将的那些素质，朱可夫在学习方面持之以恒地花了极大功夫。他自己善于学习，而在平时和战时又善于坚持不懈、生动活泼地教导别人。

关于这一方面许多著名的苏联统帅，朱可夫的战友都曾论及。

朱可夫的亲密战友，和他并肩服役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曾回忆二十年代的情况，当时他俩就走到了一起。那是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时期。“朱可夫比所有的学员都更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每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总见他趴在地上研究地图。就在那时，事业和责任对朱可夫来说已是高于一切了。”朱可夫成为杰出的统帅，完全是他在红军中多年学习掌握军事艺术的结果。

朱可夫为人的特点是“性格坚决强硬”——这是朱可夫的另一位战友，苏联元帅瓦西列夫斯基说的。他接着写道：“朱可夫勇于决定问题，勇于承担军事行动的全部责任……我以为，如果说朱可夫

是卫国战争诸将领中最光采的人物之一，当不为过。”那么在一代声名显赫，率领我军大获全胜的元帅当中朱可夫究竟名列第几呢？如今在正式场合，我们一般是按字母排列的顺序列举他们的名字，而实际上朱可夫名列榜首，是个中翘楚！

除主观条件以外还有一点。这就是流行的所谓时势造英雄，朱可夫生在伟大的时代，在军事才华横溢的壮年他遇上了横加到我国人民头上的考验——伟大而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党的意志使他的全部身心投入这场战争，为夺取胜利作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正是在严峻的对垒交锋中显露出使朱可夫名垂史册的那些性格特点。

朱可夫之名及其事迹远扬国外。我们不妨举美国的反应为例。美国大政论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了一本书，名为《朱可夫元帅的伟大战役》，该书在1969年出版，以后再版多次。书中关于朱可夫是这么写的：“时间终将淘去每个人的浮名，显露出他的真实成就，那时，这位严厉而果断的军人的名字将凌驾于所有军事将领之上而灿烂生辉……”

美国军事历史家马丁·凯登在《虎型坦克在燃烧》（1974年版）一书中对其同胞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西方有过显赫的军人。想得起来的有乔纳森·巴顿将军。有蒙哥马利元帅和麦克阿瑟将军。还有别的军界大人物。海军上将尼米兹·艾森豪威尔将军。二次世界大战已成为过去，但研究这段历史的

学者中有多少人会立即举出朱可夫的名字呢？有多少人知道朱可夫其人其事呢？有多少人知道，朱可夫确如索尔兹伯里所下的评语，是‘二十世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帅中之帅’……”凯登最后说道：他是“神奇的元帅”，“军事天才”。

朱可夫1945年在柏林打完了二次世界大战，但他的胜利之路于1939年在蒙古草原上就开始了。这段相对短暂的时光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严峻可怕的阶段。不夸张的说，就在那几年决定了人类文明存亡断续的大问题。

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按其目的来说是伟大的，按其阶级的、军事的争锋较量来说是极其残酷的。这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最充分地发挥了共产党员、军事统帅朱可夫的全部聪明才智，优秀的人品风格。

历史通过他留下一个光辉的范例，值得每一位献身保卫祖国之士仿照、学习。

哈 勒 欣 河

出乎意料的使命

训练，训练，训练！1939年6月1日，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正在明斯克市的某军参谋部作例行战地指挥——参谋演习的分析讲评。突然，从

莫斯科来的命令打断了他的发言，命令要他立即晋见国防人民委员^①，不要回家，赶赴车站，登上开往首都的第一趟列车。

“为什么事情呢？因为什么呢？”朱可夫坐在急驰于莫斯科街头的“吉斯—101”小汽车上，反复想这个问题。在莫斯科车站迎接他的那位身材挺拔的军官只报告了一句话：人民委员正在等他！接待室里一个消息使他大吃一惊：请您收拾行李准备远征！

伏罗希洛夫稍致问候，立即转入正题：

“日本军队突然侵入友好邻国蒙古的国境。苏联政府根据1936年的条约有义务保卫蒙古抵御外侮。请看5月30日的战场形势图。”

朱可夫瞟了一眼地图。是的，敌军已侵入蒙古国境，深入到哈勒欣河以东地带。他脑子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那里正在打仗，可为什么问我的意见呢？

朱可夫不知道，6月1日凌晨伏罗希洛夫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总参谋长、苏联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汇报了哈勒欣河地区的局势。伏罗希洛夫指出：“派一名优秀的骑兵将领到那里去指挥军事行动更为恰当。”于是朱可夫立即成为候选之人。总

^①苏联政府当时主管军事的首长，基本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长。

参谋部领导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军队首长。伏罗希洛夫采纳了总参谋部权威性的推荐。于是这位专心致志的“优秀骑兵将领”在人民委员面前研究起地图来。

“我们正面临日本军阀发动的一场严重的军事冒险。您能不能立即飞往那里，如有必要，承担指挥部队的责任？”

“我立即起飞，”朱可夫回答一声，目光没有离开地图。

临行前总参谋部又作了最后一番叮嘱，主要的是必须彻底摸清哈勒欣河地区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出进一步如何行动的建议。

6月2日下午4时朱可夫从莫斯科中央机场起飞。机翼下闪过列宁格勒大街、碗形的“迪纳摩”运动场。航线指向东方。

前面还有两天两夜多的航程。朱可夫紧张地思索着到达指定的目的地，蒙古的塔姆扎克—布拉克市以后，自己将遇到什么情况。当然，整个局势他很快就会亲眼目睹……在无边的草原中出现了机场——一块飞机和汽车轮迹纵横交错的地面，几十座帐篷，帐篷中间有几座土坯房。这就是城市！

发生了什么情况？

奔赴战场的士兵只有一个念头——如何更好地

履行自己军人的责任。朱可夫命中注定要在遥远的蒙古东部边界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但这位当时的师长恐怕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取得的胜利会引起多么大的后果——他巧妙地运用有限的兵力打破了国际政治中复杂的一环。

在和平岌岌可危的那个最后的夏天，日本出兵哈勒欣河只是西方反对我国整套阴谋中的一环。这是一套危险的阴谋，目的是组织一次反对苏联的十字军东征。1936—1937年德意日三个侵略成性的强国通过制定“反共国际公约”联合起来，宣布要对共产主义进行无情的战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欢迎侵略者的这一勾结。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有人焦急地等待着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

日本首先发难，当时驻扎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开始行动。这支军队是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以后为进行反苏战争而组建的。在它的各个司令部里集合了狂妄已极，念念不忘征伐苏联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把日本最优秀的部队集中在满洲，培养它们疯狂的反苏情绪。他们在三十年代把我们的远东疆境变成了战火纷飞的前方。挑衅活动接踵而来。对苏联领土的射击和突袭不时发展成相当严重的武装冲突，1938年夏末哈桑湖之战就是一例。

侵略军每次都被打退，击溃，但他们并不死心。原因何在？关东军的将军们和高级军官确信对苏联开战的“神圣使命”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于

1931年侵占满洲。1937年正是关东军对中国华北发动了进攻。当时日本已在中国作战两年，占领了大片领土。在入侵蒙古以后，关东军司令部力图达到自己的目的：扩大战斗规模，和苏联打一场大战！关东军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政府。

这是不是未经仔细考虑的胆大妄为？绝对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国际局势相当了解。他们知道而且亲身体会到西方，首先是英国和美国，并不阻挠他们侵略中国。一旦对苏联开战，西方不但会保持中立，而且会给予直接的支持。因此日本对自己的后方可以高枕无忧。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情况——自1939年春开始，德意两国和日本谈判缔结军事同盟。如果东方的战火能够蔓延，那么德意两国迟早会从西面向苏联进军。

只有在蒙古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推动局势朝上述方向发展，而狂妄的日本军阀对胜利毫不怀疑。

日本的将军和高级军官当中有不少人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他们似乎已经忘了俄国人给他们的打击。对马关，旅顺，沈阳之战作为大胜浮现在他们眼前。这些战役不但在颂扬武士道精神的历史著作中被大肆鼓吹，而且在士兵歌曲，进行曲和营房中也被颂扬备至。至于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如何狼狈自然是闭口不提。

最后还有一点，军国主义分子片刻都不怀疑，

在他们手中有一支被训练得绝对服从命令的军队，这是驯顺的人力资源。在日本的士兵手册里有这样的话：“你活一天就应当万分感念天皇的恩德。你死后应当作一名日本帝国的卫士。如此你会备受尊崇。皇军不可战胜，因为有神灵庇护。”死对于他们来说‘轻为鸿毛’。每个兵士胸前戴着护身符，他的祖先通过护身符监视他在战斗中是否服从命令。不执行军官的命令就等于反抗天皇本人。罪莫大焉。

从1939年5月初日军就试图侵占哈勒欣河以东的蒙古领土。他们从小规模的冲突开始，然后逐渐增加兵力，力图把苏军指挥机关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地区。制定作战计划的日本将军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就投入集中在满洲的关东军主力，用闪电攻势直捣苏联乌苏里边区，阿穆尔州，突入哈巴罗夫斯克地区，从而占领整个苏联滨海地区。

这就是从哈勒欣河开始的事件。

反 击！

6月5日朱可夫抵达驻在蒙古的五十七独立步兵军司令部。他对高级指挥员们劈面提出的头一个问题是：远离战地一百二十公里指挥部队难道不觉得困难么？这问题弄得他们相当难堪。没等听完他们的解释，朱可夫就出发到部队去了。

他不能不承认，敌人很善于选择入侵地区。哈